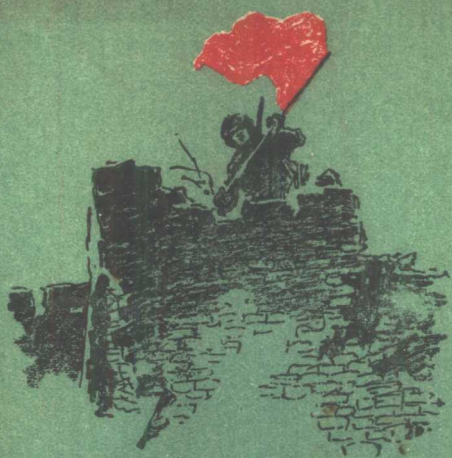


备
分
旅



部队史

临汾旅

032
7030

出版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临汾旅

《临汾旅》编写组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1960.12.北京

临汾旅

*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北京旗坛寺一号

北京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4号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

北京阜外马尾巴九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350×1168毫米 印张5 插页5 字数116,000字

1960年12月第一版

196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 定价（3）0.60元

內 容 提 要

《临汾旅》是一部較优秀的部队史。它以磅礴的气势、簡潔的笔触，記述了該旅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所参加的几个主要战役的斗争史实。它包括了：自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双十协定”、挑起内战，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开始向山西曲沃的閻錫山匪部展开反击，后参加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以至一九四九年的太原战役，最后歼灭了山西境内的閻錫山匪部。“临汾旅”，就是党和人民为表彰这支部队在临汾战役中英勇頑强的战斗作风及其卓著的功績所授予的光荣称号。

这部部队史，不仅如实地記录了“临汾旅”所参加的几次战役的史实，并且艺术地刻画了这支军队的英雄人物的群象。它不仅是一部部队史，而且是“临汾旅”的英雄譜，也是一部宣揚毛澤东軍事思想、宣揚我軍三八作风的具体生动的文艺性讀物。

統一書號 10137.52

定 价 (3) 0.60元

第一章

一九四七年四月的晋南，春意盎然。一个晴朗的上午，和煦的阳光射进曲沃东关外的一座向阳的大瓦房里。从瓦房的窗子上不断冒出缕缕青烟。屋里，八仙桌上摆着两盒四十八支装的红星牌香烟。透过阳光看去，烟气有如雾气，迴荡在房子里。显然，黄定基旅旅党委员会已进行很久了。

从与会者的表情看，会议经过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区分任务的工作已接近尾声了。六十九团团团长张国斌的四方大脸上泛着红光，嘴角挂着笑意，显然，主攻曲沃的任务拿到手了，不然，不会如此高兴。

谁都知道，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晋南的敌伪军，不仅没有向我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缴械投降，反而在阎锡山这个反共卖国的老汉奸的指挥下打着蒋家“政府”的旗号，向我解放区展开了进攻，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我抗日军民实在忍无可忍，于一九四五年冬天开始反击，一九四六年一月，包围了敌晋南“三大堡垒”之一的曲沃城。当时的主攻团就是张国斌这个团。就在我军攻下东关，张国斌站在城墙的突破口上，正指挥部队势如破竹地向关内发展的时候，旅部来令：停止攻击。因为“停战令”发布了。为了国内和平，我军坚决执行“停战令”，忍痛撤出曲沃城关，并且交还了

俘虏。当时，这使张国斌和他的团队都感到非常窝气。如果蒋阎匪帮能因此而表示半点和平诚意，窝气也没有什么。可恰恰相反的是敌人越发疯狂了，到处向我进犯。多么气人哪！张国斌曾发誓说，如果他不能率领自己的团队亲手解放曲沃城，死不瞑目。……一年多来，部队转战华北，打了不少胜仗，好容易盼到今天，终于又兵临曲沃城下，并且，他又争取到主攻任务，这怎能不使他心花怒放呢？他这个团的政治委员张向善坐在桌边，两条眉毛拧在一起，凝视着他放在桌角上的一支刚点燃的香烟，欣赏着那袅袅上升的烟云。他这支烟，仿佛是为桌面点燃的。他陷入了沉思，白皙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像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但眉宇之间那股英气，可以看出他的老练程度。六十七团团团长康烈功也面带喜色，不时和副政治委员姚晓程交头接耳地交换什么意见，估计是接受了助攻任务。只有六十八团团团长程久章低头不语，手里拿着一把小刀削着一块碎木头，几乎削到手拿不住了，还在削。副政治委员宋佩璋的络腮胡子看样子至少有两天没刮过了。他猛猛地吸着香烟，不住地喷吐烟雾，两眼同情地望着程久章。可能主攻任务又没有落到他们团的头上。旅长黄定基和旅参谋长吴仕宏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旅长正襟危坐，面部看不出什么表情；旅参谋长不断活动，一有机会就和团的干部开个玩笑。只有旅政治委员肖新春最特殊，他的身上仍然穿着中原突围时那件蓝灰色棉衣，衣襟和衣袖都积满了油渍，仿佛下雨都不会沾水。他不时地咳嗽几声，面色一阵红晕，一阵发白，他神态慈祥，像个受人爱戴的母亲。在旅长发言以后，他站起来发言。他回叙了我军打曲沃以来的一些情况，指出：“蒋阎匪帮从来就没有一点和平诚意，正如党和毛主席当时告诫我们的：‘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么，会有一个早上，

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果然不出中央所料，敌人在停战后的第三天就开始进攻我们。我们屡次劝说、警告无效以后，迫不得已，才予以坚决的回击。一九四六年二月的白晋战役，一举收复了白晋线上的南关、北关车站以及子洪口以南曲沃的广大地区。五月，我们回击了侵犯晋南汾河南岸三角洲地带的蒋阎匪军，配合太岳纵队收复了侯马镇和闻喜县城。六月，转战豫北，首战孟县的冶成镇，各团都打得勇猛顽强，白天攻克主堡，一举解决战斗，全歼敌人一个团。六十八团在阻击白坡增援之敌的战斗中，一、三营攻克南宸、北宸两村，紧紧地围住白坡，使敌人寸步难行；二营在黄河北岸阻击南岸增援之敌。敌人在远射程炮和三架飞机的支援下，企图乘帆船北渡。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敌人终于被堵住了。这样，六十八团完成了阻击任务，有力地配合了攻克冶成的战斗。七月，国民党匪帮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全国性的内战。从此，战火烧到了全国。我们参加了解放垣曲、翼城、夏县等战斗，都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两渡黄河接应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到这里，肖新春笑了笑，继续说：“我就是你们接应过来的嘛！”会场上活跃起来了。干部们都报以微笑，同时，也惊异他这个到职不久的政治委员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竟把这支部队的历史了解得这样熟，又用这些历史反过来教育这支部队。这也许是党委書記突出的特征。接着他又说：“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克服困难的无畏精神。六十九团在天台寺战斗中，歼灭阎匪‘老虎团’三营的时候，正赶上炎热的夏天，白天由于敌人的封锁，前沿部队喝不上水，就用自己的尿解渴；山炮拉不上山，战士们就一件一件地卸开来运到山上，然后装起来向敌人的碉堡射击，只用两发炮弹就摧毁了敌人的主堡。在垣曲战役中，歼敌千余人。可是，我们只有一门山炮支援登城部队，而且只有三发炮弹；击发机坏了，就用铁头击发，也解决了

战斗。在我們这样的部队面前，在我們这样的战士面前，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什么样的敌人能不被消灭呢？虽然今年三月，蔣匪占了延安城，只要我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針：‘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我們就无往而不胜。当前，部队中轟轟烈烈地开展了为保衛毛主席、保衛陝甘宁边区而战的立功运动，而且，曲沃的敌人又是老对象，俗語說，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两軍相逢勇者胜呵！这些都是有利条件。”說到这里，他看了張国斌一眼，意思是說：“怎么样，同志！”一陣咳嗽以后，他环視了一下周围的干部。这是他的習慣，每到講完一段話以后，总是停一下，看看听众，好象詢問是否听懂了？他的江西口音确实使人难懂。当他發現干部都在靜靜地听着，就繼續說：“但是，我們也不是沒有困难的。閩錫山把曲沃叫作‘銅牆铁壁’，和临汾、运城并称为‘三大堡壘’。当前，我們沒有足够的炮火打开城牆缺口，还得發动群众想办法打开这个‘烏龟壳’。走走群众路綫，运用我們党的法宝。有了这一条，我們就有办法克服困难。俗語說，三个臭皮匠，頂个諸葛亮。怎么样？同志們！”他这样結束了他的講話。好象題外之言，轉身对程久章說：“仗是有得打的，不要急嘛！”

程久章深知旅政委是主張多給他的团以鍛煉机会的。在一次党委会上，旅政委說，好铁不打不成鋼，部队是打出来的。但是这次曲沃战斗是晋南战役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要使用主力团。而且張国斌自从一打曲沃担任主攻团……程久章听了肖新春的話以后，就报以不自然的一笑，仿佛表示对旅政委关心的感謝。他服从党的決定，但不大願意听这种安慰和同情的語句，真正的安慰，那是給予艰巨的战斗任务；不要老叫当第二梯队。

會議結束后，团的干部們走出会場，警衛員們牵过馬來。張国斌飞身跨上他的枣紅馬，回身張向善：“老張，走！”風馳电掣般奔向駐地。程久章也对宋佩璋說：“咱也上馬。”說着，苦笑了一下。看

样子，他还憋着一口气。

二

六十九团驻地裴庄是个美丽的村子。村前桃花村后柳，一弯小溪围村走。桃树的蓓蕾刚刚绽开，柳树上满吐出嫩绿色的新芽。张国斌的枣红马拴在一株高大的榆树上，打着响鼻，抖动着满身汗湿了的润泽的皮毛。张国斌住室的雪白窗纸上，灯光映着身影，并传出阵阵幽雅的长管箫声。

这乐声和马嘶声引起了住在团部附近的七连小鬼车元路^①的注意。他侧耳听了听乐声，又看了看汗湿的枣红马，若有所获似地点了点头。

这时，恰巧张国斌的警卫员从伙房里打饭回来，车元路象煞有介事地向他招招手，悄声问：

“猴哥，你来，有任务了吧？”

“去你的吧！机灵鬼，你咋知道？”小鬼警卫员比车元路大不了两岁，讲话却象个大人似的。

“嗯，还保密哩！看团长那个劲，就知道接受任务了，你还瞒得了我？”

“就你机灵，可别犯自由主义呵！”

车元路还想进一步打听，警卫员却摆了摆手说：“饭都凉了，看你这个岔打的，把事都误了。”说着就走了。

车元路三步并成两步，跳着回到了排里。这个排里的小鬼特别多，副班长以下的几乎没有超过十八岁的，但是完成各种任务都

^① 车元路同志是著名的战斗英雄，曾获“钢铁勇士”及“毛泽东的战士”称号，出席过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1952年于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当时任连长。

十分出色，成为全团著名的小鬼排。只有六班长崔友富生着一臉絡腮胡子，三天不刮就成了“周倉臉”，显得非常老相，活象三四十岁的人，其实也不过二十三岁。他最活跃，唱中路梆子、晋南戏，拉胡琴，都有一手，是革命軍人委员会的文娛委員。每逢开晚会，大家就叫喊：“胡子班長，来一个！”老崔就扯起嗓子来两段家乡戏，实在沒唱的了，就来段“武松赶会”，說得有声有色，活龙活現的，小鬼們都听得入了迷。平常，老崔象爱护小弟弟一样关心小鬼們，常在半夜起来查鋪，叫車元路起来解小手，不然他就会尿炕。有些小鬼吵架，都受找他評理。車元路和他的感情最深，回到排里就想把消息告訴老崔。可是老崔不在屋里，就泄了气，坐在炕边。

忽然，車元路發現常豫恭蹲在屋角洗衣服，这一下發現了对象，就憋不住了，招呼常豫恭：

“你来，你来，我告訴你一个悄悄話。”

常豫恭比車元路还小一岁，只有十七岁，性子是直来直去的，却爱听悄悄話。听車元路这么一說，赶快跑过来，两只手湿淋淋的，溅了車元路一褲子。

“什么悄悄話？”

“看样子，要有任务了。”車元路故作神秘地說。

“你咋知道？你是团長肚子里的蛔虫？”

“你不信拉倒。”

“倒底啥任务？”常豫恭想打破砂鍋問到底。可是車元路也不知道具体任务是啥，就生气地說：“我咋知道呢，你这个‘砂鍋’，总要問个掉底。”

常豫恭就討厭別人叫他的外号。原来是这样：連上开展滿紅运动正在热火朝天的时候，要不是常豫恭打了老乡一个砂鍋，他們排就能得优胜獎旗。老大娘埋怨他：“这小子，咋不小心点，可惜了兒的。”排里的同志埋怨他：“毛糙鬼，走路带棒棒。”他沒好气地說：

“俺翼城出砂鍋，陪你一个。”他家就是做砂鍋的，加上平时又好打破砂鍋問到底，大家就給他起了个外号——砂鍋。由于这个外号来历不很光彩，所以特別討厭人家喊他的外号。今天車元路这一叫，可把他叫惱了，就回嘴說：

“你好，你机灵，可是你咋半夜尿炕呢！”

这句话正說到車元路的痛处，他脖子一下子就棒紅了。車元路战斗勇敢，平时又活跃又机灵，就是有个尿炕的毛病。偏偏常豫恭專揭这个底，真是哪壶不开提那壶。于是两个人就爭吵开了。

正在这个时候，胡子班長和班里的同志都陸續回来了。看他俩这个样子，象两只好斗的公鷄，就問什么事。車元路只好原原本本告诉了崔友富。

崔友富笑着說：“真是孩子气，这也值得吵得臉紅脖子粗，接着又以温和的口吻批評車元路說：“以后不牢靠的事情別乱說，說了沒好处。”

連部通信員秦旺在窗口喊：“班以上干部到連部开会去！”

車元路一听，就对常豫恭一挤眼，意思是說：“怎么样，我說的不差吧？”

常豫恭也一別嘴：“嗯……”滿不相信。

三

果然不出車元路所料，第二天就夺取了曲沃东关外的土寨子，消除了登城的障碍。

許多人都說：“扫清了外圍，拿下曲沃城問題不大了。”

黃定基却不这样想。

一連几天几夜，黃定基总是皺着眉头在那里思考破城的問題：

用炮轟个缺口吧，沒这个条件，既沒有大炮，又缺少炮彈；用云梯登城吧，也有問題。从前次打曲沃以后，敌人把外壕加寬加深了，搭不上跳板；城牆太高，工事加多了，不容易打上去。必須想新办法。

灯碗里的油快干了，棉花捻子也燒短了，噗噗两下，油灯就暗下来。

“賈根祿！”

听見旅長的呼喚，警衛員賈根祿驀然惊醒了，揉了揉不願睜开的眼睛，冲到屋里。

濃重的烟霧和油烟子气充塞了屋子，地下到处是烟蒂和火柴梗。黃定基象坐在濃霧中，見警衛員进来，就說：“倒点油来！”

油碗里添滿了油以后，灯头又一跳一跳地亮了起来。賈根祿發現旅長的两眼都充滿了紅絲，就心疼地說：“休息一会吧，旅長！”

黃定基沒有吭声。这时，窗外傳來一声清脆的鷄鳴，窗紙漸漸白了。他猛然擡起拳头敲击了一下椅子的扶手。賈根祿知道旅長这个習慣动作：一个问题思考出門道来了。賈根祿也習慣地轉身想去請政委和參謀長来。当黃定基說：“看看政委和參謀長起来沒有”时，賈根祿已經跳出屋子了。

肖新春和工兵排的張貴云^①等几个战士蹲在門口，用手捏着挖出来的黃土，好象孩子們玩着捏泥人的游戏。賈根祿不知道大清早搞这个干什么名堂，感到奇怪，但沒敢多問，就报告旅長請他。肖新春抓起一塊黃土，对战士们說：“先研究到这兒吧！”

旅党委召开了常委会。會議認為，根据当前情况和晋南的土質，以及温县战斗用棺材装上炸藥送到敌人碉堡跟前炸塌了碉堡的經驗，决定从东关土寨子以右，靠近城牆两座院子的山牆下，向

① 張貴云同志是著名的爆破英雄，曾出席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會議。曾任營長。

城根挖坑道，制造“土飞机”，叫城壕开花。

四

坑道作业在紧张地进行着。

工兵班长張貴云率领的作业组进展最快，一天工夫掘进两丈多深。

二尺多高的坑道里，伸不起腰来，他们只得半跪半卧地进行作业。地下潮湿，潮气熏人，光线越来越暗淡了。大家在坑道里工作几个小时就感到呼吸急促，肢体麻木。特别是油灯冒出的黑烟子，呛得人喘不过气，使人头晕发呕。

在一次出土的时候，張貴云爬到坑道口上。四月的阳光是柔和的，可是在黑洞里呆久了的人，却感到阳光特别刺眼。張貴云头猛一晕眩，跌倒在坑道口上。

不久，他悠悠地醒来，看到王小拴正在给他做人工呼吸动作。他感到喉咙里象有块东西堵塞着，猛然咳嗽两声，吐出一口黑痰，带着一股油烟子味。这个全连出名的硬汉子，如今面颊削瘦而苍白，两个鼻孔象两个黑洞，只有两个黑眼眶中转动着奕奕有神的眼珠。当他看到旅长黃定基就站在他的身旁，关切地注视着他的时候，他腾地跳起来，想向首长报告一下坑道进展情况，可是力不从心，忽然两腿象棉花一样柔软，立即歪倒下去了。

旅长一把抱住他，说：“張貴云哪，休息休息吧！”

“不能休息呵，首长！工程还大着呢！到时候完不成任务咋行？”

“是呵，任务要完成，也得注意休息。不但你自己要注意，还要注意同志们。一股劲地猛干是长不了的！”旅长又用命令的口吻说：“从现在起，每隔半个钟头换一次班，叫大伙上来呼吸些新鲜空

气。”最后，带着一种亲切的责备口吻说：“猛张飞！”

張貴云这个外号是战友們一种尊敬的称赞。今天首长也被例这样叫他，使他感到特别亲切。他微笑了一下，沒说什么。他想：張飞可是粗中有細，咱革命部队中的張飞，要胜过三国时候的張飞，才行呵！

首长离开以后，張貴云又鑽进了坑道。他忽然發現坑道里紅火起来了，豁亮多了。在坑道壁上挂着两个紙糊的長方形灯籠，紅色的蜡烛跳跃着火花，把灯上的快板詩照得一清二楚。有个灯籠上写着：

王小拴，真能干，
半天出土二十担；
二郎担山两头顛，
小拴担土一溜烟。

在另一个灯籠上，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八班班長張貴云，
勁头赛过猛張飞；
兩手掏出千担土，
炸藥一爆城墙碎！

“这又是文化干事干的事，夸大其辞！”張貴云看了以后，学着肖政委的口气說。忽然在灯光閃爍中看到文化干事刘秀順的臉龐，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刘秀順也在那里挖土，正挖得滿头大汗，用手擦了擦臉上的泥土，結果反倒增添了許多泥巴，惹得坑道里充滿了笑声。

王小拴說：“干事，你給咱来段快板得啦，这里人多挤不开。”

“好呵，欢迎，欢迎！”战士們异口同声地附議。

“好！来段就来段。”刘秀順从口袋里掏出竹板敲起来：

蔣軍每占一座城，
背上包袱走不動。
空城變成牽制隊，
拉得敵人緊綑綑。
我們主動撤出城，
卸下包袱怪輕鬆。
隊伍作戰更機動，
想打哪裏哪裏贏。
集中優勢打敵人，
歼滅蔣匪生力軍。
敵人被咱全歼滅，
城市都要屬人民。
咱們入地全得到，
蔣軍入地兩落空。
西洋景慢慢往後看，
最後勝利屬我們。

.....

坑道里，快板聲和勞動聲交織在一起。

坑道外，敵我對峙着，很少接火。只有西北城角偶然傳來几声槍炮响，估計是兄弟部隊在吸引敵人的注意力，好叫這邊的坑道作業安全地、神不知鬼不覺地進行。

坑道接近外壕以後，問題多了。坑道要沿着外壕邊緣打下去，打到一定深度，就接近了地下水，然後平着打過外壕底，再向上打，以便接近城牆座。為保證完成坑道作業，既要解決深度的測量計算問題，又得解決出土通風問題，不然無法工作。

有關坑道上下外壕的技術問題，旅首長責成技術指導組負責解決；至於出土通風的問題則要張貴云他們“自力更生”。

这可难坏了張貴云和他的作业組。大家用筐子往上吊土，用麻袋装土向外拖，甚至脱下軍褲装土架在脖子上往外运；吊土的同志把手掌勒出滿把的血泡，运土的同志髌膝盖包上布也被磨透了，但进度仍然不快。

“这咋能按时完成任务？”張貴云坐在坑道口上呆呆地出神。有时候，眼珠子滴溜溜地轉动；有时候，两只手抓住头皮在想。大家知道他在想点什么呢，就不去打搅他。他在战斗中、在工作上有股子虎勁，又有股子细勁。垣曲战斗时，他在步兵排里，冲锋跑在最前头，忽然發觉脚底下一軟，他立即停下来，沒敢抬脚。他叫战友們躲开以后，轻巧地压住地雷，起下了雷管。“猛張飞粗中有細”，就是那时候留下的評語。

“喂，想什么哪？”一个熟悉的声音傳进他的耳鼓。抬头一看，是排長鍾立本。

“我想怎样出土快些。”

“好嘛，咱們一塊研究研究。”鍾立本順手拉过一个炮弹箱子来，和張貴云坐在一起。

張貴云的两眼瞪住炮弹箱子划过的印子。“排長，这不是‘死馬’么！安上个輪子出土多好啊！”

“好嘛，試試看！”

木工出身的王小栓，不一会改装好一个，在坑道的湿地上拉一拉，就喊道：“班長，得勁呀！”

“对！就这样干。”

王小栓半天工夫改装了七个炮弹箱，成了好使喚的“死馬”。

“死馬”盛着土走起来飞快。

出口的問題解决了，坑道很快就挖到接近城根了。越往里挖，人們越感到呼吸急促，胸口好象压了塊大石头，挂在两壁上的灯籠也越来越暗淡了。虽然大家使勁挖掘，但力不从心。張貴云因为挖